



古今人物論第十四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明帝

范 燁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佞曲之私
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常以察慧為言夫
以弘人之度未優乎

明帝

屠 隆 明

孝宣精閱吏治每選牧守輒經明堂天子親課焉誠重之也至
于元成內閣外戚繼踵用事權傾主上一時民牧非此曹之親

戚昆季則其所疏薦手畧者也卒使闡其尊顯康瓢為寶迄西
京更治日益卑卑而孝宣之政無復存噫授文繡於倡優則貴
人卻之矣飡和羹於賤廝則上客不啜矣今令樸邀跣地之夫
抱閔傭債之子登為大夫顯為縉紳翹然立於黔黎之表而據
其尊爵重祿縱不為吾民蠹寧無羞朝廷而輕名器乎明帝去
此事纔兩世耳安得不重懲之也嗚呼懲於韓彭之久而賢若
鄧禹賈寇一切罷棄懲於元成之亂而親若公主之子不能平
一節明君之慮患深為戒至者大較然也

評 激昂感慨非徒溢美

丁鴻

范燁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縶清
以去國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
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
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羨不
亦溥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羨也異夫數子類乎徇
名者與

鍾離意寒朗

范燁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柱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范燁

孔子稱貧而無誦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家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東平王

戴溪宋

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者余悲夫世之人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憂樂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亡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善夫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懷道致美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熟於天下之美理深沉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也

班超

錢養廉明

漢紀載平陵人班超仲升奉竇車騎命攝司馬假旄旛馳使西域入鄯境中適匈奴使者來多設間語為漢齟齬廼會從事三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者鄯善王大懼不競請稱外藩稟要東即西域外數十國靡不南望稽首盾子輸贖示無改圖彼超所云探虎穴得虎子言言若著上而符合也事亦大奇甚矣第議者哆口而譚已事輒詆超為外徼啓釁功不贖過吁嗟虛內事外聖賢所禁吾郎不敢漫為班生檀然綜覽其事果誠如議者之說耶吾不知盡然也夫自入漢以來蓋世有匈奴之禍矣高皇帝神武英傑不階尺土以泗上布衣提劍而收祖龍之

籍視重瞳之夫至白登一困七日不食賴曲逆獻秘策厚幣閉氏累棋之厄始解呂后一橫悍女子耳以隱隱單辭赤侯王大臣之族不啻承蜩而嫖書相辱重重忿恙不平諸臣錯愕相顧藉口豺狼未聞有操一矢赴酒泉張掖之間者而超以博帶使臣乘機伺隙取虜屬而鯨鯢之是一舉而上刷高皇之耻下洒呂后之羞頤不偉與即微論此武皇帝大畧誰才睥睨一世而衛長平霍驃騎李北平輩皆所稱虎臣飛將也然而今日寇朔方明日犯代右無歲不有匈奴之患即天子自將登單于臺亦第以窾言恐喝未能豎京觀而殲成功而馬邑一役真令天驕姍笑為中原羞甚之貳師將軍操八十萬衆出燉煌僅得大宛

物論
國善馬而士馬物故且什五焉超乃不煩領甲不費斗粟身被
金戈弄群胡于股掌之上斬刈而震疊焉直令羶裘褫魄毳幕
降心壯士伸眉吐氣耀邊陲而輝今古亦漢庭一大快事也安
得而備責之也故吾謂議者之諛未盡然也然議之者將毋
王者不治夷狄惟是信義綏之而仁恩結之也嗟乎以和親加
繒之日而律以舞干因壘之風詎得稱諳于時勢者耶夫漢之
匈奴視虞之苗周之崇馴悍何如也縱謂夷夏畫疆而國不毛
甌脫得之無足為武然彼驚狼鴟張情欲叵測王關雖閉能宴
然忘南牧乎即嚮者武皇帝威靈且時苦虜雖有信義安所行
之是超之此舉出萬死之計消百年之憂固鄭莊公所云寔逼

處此聊以固圉者耶蓋昔李牧之守雁門也匈奴易而犯之牧
椎牛饗士前呼奮勇一大創之而匈奴屏迹不敢嚮趙者積數
十年超之謀尚亦牧故智乎超通西域留而鎮撫垂三十年及
上書請老詔以戊巳校尉授之廼任尚聞超平易寬省之說目
爲平無竒糾持過猛未幾而西域畔者蜂起是尚之處置遠宜
非超之開彙而貽患也余觀超女弟伏闕媿媿累數千言迄今
讀其始末猶令人愴然有悲心焉曩令超而貪功始禍固宜一
且遽收胡云捐去井里羈虜窮荒髮且種種短矣然後乞骸骨
還還一載而遂以即世回視去百里外顧婢子語刺刺不休者
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故余即不敢效腐令嘈嘈為班生左袒

而安敢隨俗附和猥以議者之說為盡然也雖然超之功即不朽然亦姑試而偶獲之也當是時益掩匈奴之不備且幸西域無人耳令復有知勇者出背城借一與超從事超得復舉三十六人橫行匈奴中以歸報漢天子不然而徙牧海上幽而置之若困子卿者然超亦安得懷通侯印勒景鍾而銘太常哉而兩者超卒得以自免亦武皇帝餘威為之先聲在矣嗚呼涉水蹈虎自昔戒之君子而欲成超之功蓋先戒超之幸也

評 終篇謂班生立奇功未歸于幸議論無遺

班超

范燁

時政平而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方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耿恭

范燁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以見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羨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杭盾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日之資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口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章帝

范燁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察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羨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久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祥瑞合於圖書者數千百所嗚呼懋哉

章帝

彭汝賢明

名實易淆是非難辯故察庶墨之吏易察俗吏難察寬猛之吏易察俗吏難何者車旃稱朔荃蕙為茅乃自古恨之矣况其所謂矯飾焉者方且買名聲以眩聽睹吊奇詭以愚上下人主稍不覈實一有雷同鮮不以鍛鍊最悃幅矣夫布帛華於錦綺菽粟貴於珠玉言實用也玉卮華而不酌雕龍飾而不兩言虛名也務名尚實之效大都似此矣故所謂安靜之吏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有味乎言之也嗚呼吏可緊以不煩稱乎質訟盈庭者託思過矣繁牘盈閣者託卧理矣姦宄縱不戢者託蒲鞭矣當是時天下多情竄之夫而斫趾之才捫心退矣噫說在乎左氏矣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威此千古治道之衡也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漢業遂衰謂帝寬仁之過夫帝承明帝苛察之餘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薪者也若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振刷之以

攬權除奸則殂金之祚豈其靡靡至爾哉而玩愒之仍愈趨愈
敝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評 前惡俗更後言章帝以寬仁承苛察不為過而過在後
王是識治之論

郭躬

范曄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
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
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
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
于世蓋謂此也

陳寵

范曄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可謂有宰相之
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
開父子兄弟得以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
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第五倫

范曄

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
懲苛切之弊使其然乎昔人以弦常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
後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
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和帝

范燁

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未有數也

和帝

胡寅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乎迎立清河王慶曾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也

也

竇憲

范燁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羗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其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舊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宗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懷琬琰以就灰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憲

胡寅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戮則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憲之物計特以免死幸而克捷終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厥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鑒矣

竇憲

趙弼

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黨根據于外也帝一旦憤然震怒盡收憲等下獄收憲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剴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班固

范曄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豢燦然著矣諫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叙

事不激詭不抑抗贈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壹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訊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諫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知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班固

胡寅

班固史筆自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壹壹皆前日事固乃為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于德而急於進且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樸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安帝

范燁

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救遂後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舊台衡以答天肯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樂恢何敞

范燁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勦奸回之偏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

矣哉

素安

范燁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邠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邠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素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羨雅正可謂王臣之列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

范燁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歸乎寧固根柢單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

胥庭人乖齧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與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敕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

物論
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
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
一之法斯寔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之失
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
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
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救矣如以舟無推
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
各管其極理畧可得而言焉

仲長統崔寔評

郭子章明

夫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矣當熙洽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極
厲盡曰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盾之王道疑偏也王道準
乎太始噓喻代用慘舒游更蕩平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
取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藉口申韓其輓近世有是耶嘗以
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叮嚀感激率以拘攣古法為咎而
願與天下更始是何不避苛急之名而以繩束自附者蓋惟世
變之故也當晉漢季皇路艱塞天子之神靈不奮而奄人戚里
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頽靡豪滑自逞峭幽既傾宛洛亦救
豈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藥石而仲氏尤惓惓於嚴
斷吏人鉞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投地不均素封者滯財
為長於是欲修閭井末作淫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臣焉於是欲立長太倉之積寡祿薄無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
事歸臺閣憚人柄用以釀成禍災而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專
任三公是二子忿世嫉俗將一切修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宜
爾愚竊有不敢盡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
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恩德是導而乃牖之刻乎國家既
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者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
劫愚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
敦教學敷才藝脩武備遭時定制數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
下移神器搖動東漢業已憊矣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即
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其寃也如所書靈獻之事矣用
其言而操平如東濕復虞階禍夫王道調劑隨時寧矯偏若此
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評 二公持論之偏類能駁之矣然憂時救世之心不可不

諒如任三公數事鑿也可行是得褒貶之公者

仲長統崔寔評

葉向高明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是著政論用以剖搏興衰切劇世主詳
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
當世之膏肓而其失者在統或迂濶而遠於事情在寔則感憤
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井田可行
也敦朴節儉長偽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

以富饒與武帝之所以虛耗其已事可徵也統將右武而左文
景乎夫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
行之而不便者莽之議井田是已拘拘於慕古之名將莽之是
而文之非舛矣乃其以儉為偽也儉而偽直公孫然耳然一狐
裘十年而稱賢佐也露臺惜白金而稱賢王也胡為也夫不禁
天下之奢而儉是惡統之迂濶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
也寔之言曰為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褒
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王霸如冰炭等瑟然誰
能參之春秋黜霸之書也即軻氏有定論寔欲伸已見而誣聖
人何哉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嘗仁休息至武而朶斬矣

文治雖本黃老乃其後竟以仁厚勝寔見東漢之削弱欲矯之
以嚴至引文以懲其說寔之感情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此寔
之失也乃其得者固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歸臺閣馴致
宦官外戚竊持其柄賢否混淆選舉貿易下傷百姓之心上失
三光之明其言蓋恫切而有餘非寔言當世政多恩貸如馭委
轡而馬駘街方將鉗勒鞅鞞以救之其旨蓋為五侯用事跋扈
煽威與黃門恣橫而發此皆漢室傾頽之大原而時之所噤口
卷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讀統言至國家漏神明于
媒近輸權重于婦黨寔是梁肉藥石之喻真切中當世之膏肓者
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即賦不增刑不肉田不井不害

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母藉官戚以神叢即紉孝宣之雜霸用
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覩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伸其款
款而忘其嗚嗚甚且採旣于此駕惡于彼快心于持論跋扈于
政經此所以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掩也要以天下事勢有
所防必有所弊救弊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寬弊嚴防嚴弊
寬防三公而弊宦戚防宦戚而弊藩鎮防藩鎮而弊削弱自三
代以至今茲通相矯也通相弊也憤世激俗之君子亦姑就其
患之所由生而為之藥其言之不能盡軌于中正亦無足恠者
愚獨恠外戚之禍止於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
故何也母亦世主操近習太弛近宰相太踈輕重之勢成寬嚴

之用失致然歟繆襲之稱公理也公理之嘆息咨嗟于子真之
論也其微意固已慮之矣夫論治而要其極則虞廷之九德周
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若二子亦安可少哉

評 駁二子論治矯枉過偏獨其箴中官外戚之意切中膏
肓未揔天下事勢具論之跌宕奔騰直追秦漢

虞詡

胡寅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常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
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
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實其轡策使無拘
閔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荐李

卻揚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詔憎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范燁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
才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
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
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
盾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
流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
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沉滯舊方互相詭
駁狗名者屈其短筭寔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

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寔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
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脩
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矣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
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
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暘栞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
帥之弘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
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
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幃容其蹇詞舉措豐其成式則武宣之

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陳蕃楊秉度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
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
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
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
雖折而來軫方迺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
力之為乎嗚呼

楊震

范燁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
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
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
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常平
方之茂矣

楊震

李東陽

明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下有厚地方上有蒼旻縱不吾知吾
心有神金獨何為方至吾門吾閉吾門方省吾身

評 發前人所未發

楊震

葉向高

明

伯起當王室之餽惴惴焉長天地人我之知而卻之其廉風清
節厲慮動人矣第密敢懷金以餽則伯起之操未必如寒露之

玉壺未必如峭壁之凌霄令其冷然毅然不可向邇躋攀則懷
金之客將有望門而嚴憚矣故與其卻于既餽之頃孰與令人
諒吾之守而不敢致與其畏四知而卻之孰與令人畏我而不
敢犯為不卻之卻哉宋傳欽之介秦觀以謁陳師道知其貪懷
金餉之及接其貌聽其言論竟不敢出口震得不若師道乎噫
代而季也苞苴公行錢神肆橫求如震之知畏者何可多得哉
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楊震四知

顏 鯨

愚嘗謂人以藐然之身寓形于天地其所退藏慎守之者獨惟
此心而物欲之在天下雜然並至皆得入其中而搖之趨赴之

形逸于奔駟潰決之勢過于湧泉傾側之謀險于山海機械之
用便于轉圜菽錮之深密于城府是故天王求金則紀法不守
重器有賂則篡弒可俟鄭人歸璧則許田可假賓客受間則松
栢之歌聞華陽納賄則奇貨之謀售千金為壽則俠累之頭破
廷尉受遺則絳侯之族全狐白棗獻則子孟嘗之囚脫官錢可盜
則匡衡之名除甚矣利之能溺人也又况投之以無所復存之
地媚之以私恩啗報之言致我以不可辭之名使非名義果斷
慎獨不欺之君子未有不與濟俱沒者也關西楊震東漢之翹
楚也方其居家授教絳帳燃燈其用志苦矣研究六籍義利辨
心其用功密矣家貧蔬水寒無完裘其操履清矣冠雀含鱣三

公致應其自負遠矣晚歲登朝就徵鄧隲其見遇幸矣而時之所值乃多嬖迷心之安帝也其夙夜砥礪正色危言將欲激揚風流澄清仕路蓋終夜撫枕當餽忘食者也茂材王密果何為者也而能奪之哉當震之出鎮廣陵道經昌邑乃夜懷黃金十斤以遺之是欲以苞苴我也是欲以金穴我也暮夜無知之言其謬尤甚善乎楊震拒之之言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噫甚矣震之能不欺暗室不愧屋漏而可以語慎獨之學矣回視掛劍秉燭之風真千載一轍延及子孫四世清德為當代所宗其敬慎之餘流而漸溢之乎關西夫子真不特漢廷之人物也其後宦官竊權獄以私鬻政以賄成十九侯之門競開而三不惑之風復息西園之錢滿貫而四知之節不聞奸穢殖而忠良瘁銅臭聞而懷金集其無震以風之乎雖然震能却千金之遺不能投簪于三公之貴能惑王密之心而不能弭爵于王聖樊豐之惡能矯持于暮夜之時而不能善處乎明夷出門之日以一乳母之故太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道之不行可知矣猶欲抗言正色強聒之于主德方昏之朝群奸竊據碩影無儔其知不足稱也已未幾策收印綬飲酖行宮露棺道側之悲海內皆為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苟非天變之作呂強之奏深為桓帝之聽則窮鳥之悲又當何如矣若震者亦君子而未純者與

物論
評 取其有却金之廉而惜其無保身之哲最當

黃憲

范燁

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玳
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然其處
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諒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其殆度乎故嘗著論云

黃憲

素黃明

破巢毀子則鳳凰不游于郊焚林剪卉則靈芝不產其域何者
物固擇所托也而况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著遯尾之
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滅頂濡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

途斯其判矣使叔度當時虎踞狼門餘波濡尾登龍攬轡透鋒
露芒則一時功名富貴誠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
朽腐安得流光今日蜚騰于茲若是哉噫叔度雖未得為漢臣
其所以寢奸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漢業于垂亡即曹操臨終猶
不敢顯言篡叛者未必非其貞孤之節有以默禪之也吾乃知
名節之重於勢位故于叔度有餘思焉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明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藻于祠
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二百年其人
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

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歿國不若陳竇蓋
 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
 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
 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祠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
 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
 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
 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
 所謂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
 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

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
 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
 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
 藏者必善用倏而獲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喻度之其辨此
 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
 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
 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
 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蔽來禊者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
 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度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

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評 叔度之養非諸公比其建堅亦非諸公所及是善論叔
度者

桓帝

范 曄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
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冀
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
依斟流彘亦不可得矣

桓帝

南宮靖一宋

桓帝以來政遷五倖刑淫三獄姦邪肆虐流衍四方賢愚混淆
是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公卿
大夫陳蕃李固楊秉杜喬之徒面折廷爭用公議以扶其危下
則有常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救其敗矯
潔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芸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
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惜夫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
亂世乾絀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
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噓枯吹生揚清激
濁御李膺候林宗侍范滂顧登龍門顧同仙舟顧就下坐顧與
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禍
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罟高飛竟何益

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郭有道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陳大丘之處心持平天資最美亦有可稱者焉

桓帝

顧充

梁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螽斯意氣凶山操行不軌勲德比周公食縣比鄧禹禮儀比蕭何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躬被濃恩榮寵莫二為天下貴門後世外戚之驕未有若是者使帝顯明其罪與衆棄之則不出中晏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五侯今虎豹窟於寃場豺狼亂於春園是猶解醒當以酒也由是

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並作妖孽饕餮放橫斯時也天垂異地吐妖國家有三空之厄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而乃騁心輿馬之觀再行老子之祀負比干之忠者或幽於清室張如簧之巧者或卧於廟堂終身暗惑未有勝政害毒四流在人骨髓吁桓之為桓可勝嘆哉李膺范滂諸君子生丁是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乃欲以坏土而塞濁涇握石而補崩山嘘枯吹生自為標榜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立的於此使人得以弯弓而射卒之一戰不勝公謀敗績大姦伺隙而海内人譽激為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

梁統梁商梁冀

范曄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終以原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屬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阨求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梁冀

尹起莘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盍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裂其身汚瀦其宮呂度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張衡

范燁

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與推其範圍兩像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李固杜喬

范燁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合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

傷生專為生則騫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詞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李固杜喬

張 棡

李杜二公精勁忠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機會節目之間處之未

要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熟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盾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盾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盾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成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固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失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

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
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
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
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
冀必無以逃死耶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
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
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
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荀爽

范曄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
當時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為出處君
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荀公之
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馬觀其遜言遷
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統振國命所謂大直若
屈道固委蛇也

荀爽

劉鳳明

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奮靈德而澤蒼生故稱
神耳荀氏何人顧奕奕焉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顧燁燁焉以
無雙稱哉藉令其審出處之機時不可為則潛于深淵大澤時

可為則起而佐天子霖四海奚啻龍之屈伸惟時也柰何爽也
于董卓之召隨即赴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當是之際爽年已黃
髮矣曾不辯此且居位又悠悠唯唯畧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
胡以得此聲於潁川間哉得無乃商陵君之陵鯉也者夫亦好
名者交相標榜務在矜衒之過也黨人之禍從此釀矣倘所謂
戰野玄黃之備乎

陳寔

范燁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權故俗遂以遁身矯激放言為高士有
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
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
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堯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
貴驕所謂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陳寔

蔡邕漢

先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而行於鄉黨則
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
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
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
十年樂天知命湛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

關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勲先生日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群僚賀之皆舉手曰穎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

李膺范滂

范 燁

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懼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李膺 登龍門

賀燦然 明

士君子處世甚無樂乎其有激也激則人得以瑕疵我而其究也且叢其禍于國夫士君子非處世之難也處世而能砥節礪行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之難也砥節礪行而能匡扶世運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而匡扶世運之難也道愈尊名愈晦使天下陰受其福而已不尸焉之難也苟徒以名相高互相標許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卒之招謗集禍不能保其身而國隨之則李膺諸君子是已昔東漢之末李元禮擅人群之譽天下翕然宗之士榮其接遇至比之登龍門云噫此元禮所以不能挽漢祚之衰而身與國俱殞也夫元禮風節矯著為八俊首稱當時

所稱譽髦以執鞭為幸其人品詎不卓然寡儔哉雖然所貴乎君子謂能變俗謂能保身謂能弭亂而名高不與焉自光武復嗟漢鼎褒崇節義首封卓茂友嚴光于是海內瞿然嚮風一洗西漢脂膏澳忍之陋則人非墮名墮檢之患患在矯矯者之易缺耳李膺諸君子即不宜與世乳沒要當挽激亢之習而還之大雅養天下和乎之福豈宜復煽其波而揚之也且君子小人若薰猶蒼素然節君子不為震世駭俗之行彼小人猶且思一中以逞而况乎若是之皎皎也乎要貴乎內朗而外闇行峻而語遜使君子與我深交而無其迹而彼小人者亦無所憤怨不平於我而思中以禍獨奈何元禮諸君子之示人以峻而身之不保也且君子將為身乎將為天下乎如其為身也以旦夕之命博千古之譽亦足快矣而要非所論于聖賢之道也如其為天下也吾身享孤高之譽而使天下蒙慘酷之禍又寧無寒心哉蓋小人之肆毒于天下常成于有所激君子固不得毀方瓦合側足權倖要在囿之胞與之內徐觀其機而潛為之制苟徒予焉務以名于天下使彼小人者常指髮而怒裂眦而視思以甘心于我而其禍且中于國矣彼曹節王甫之亂漢也則陳實李杜諸君子激成之也其罪豈獨在宦豎哉善乎老氏之言曰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夫和光可以變俗同塵可以保身挫銳解紛可以弭亂即老氏不盡醇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

身挫銳解紛可以弭亂即老氏不盡醇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

可以免于禍郭林宗殆庶幾乎而奈何元禮之不講于此也故
有模楷之人傾動海內而建寧之禍業已胚胎醞釀于其間高
明之室鬼神且矚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謗之階禍之府也故曰
士君子甚無貴乎其有激也然則杜欽谷永孔光楊雄之流為
愈于李膺諸君子乎靈獻不君炎劉之祚不絕如綫鷲如卓犖
如操猶然顧畏清議睥睨而不敢動則皆三君八俊之所留也
語有之身名俱存者上也身泯而名存者次也身名俱喪者下
也然則與其為子雲我寧為元禮

評 破柱取朔信乎過激闖宦之然愈不可平後來黨錮之
慘實激使然也

人物論十四卷終

